

## 今朝花树下

□ 马力



太庙风光 本报记者 陈晨 摄

太庙，我小时候叫它“劳动人民文化宫”，对“太庙”这个名字，倒不怎么上心。

太庙的平面，像个大棋盘。几道墙，数庭院。

琉璃门是太庙的正门，门前有两排龙爪槐，枝条蟠错，不能随意平展。树也矮瘦，长势较难强旺，跟四围长了几百年的老树，没法儿比。

老树，是古柏，七百多棵，差不多都有十几米高，黛色参天。这样身量的树，才配得上雄峻的楼殿。

群柏茁茂落落，满园之绿，因之深沉。

筑坛庙，广种树，大概是古来的做法。明朝人营建太庙，当然要植树成林。

外院之南，有一棵侧柏，栽它的人，是那位庙号成祖的朱棣。在这儿，同样的树，旁人栽则死，朱棣栽则活，独盛于此，这树也就号为“神柏”。这自然是传在百姓口上的话。或许得着土膏的滋养，树颇高大。我在长陵见过朱棣的坐像，身形胖大，一进凌恩殿，就瞧它了。这尊铜像，照着单士元先生的意思，按《故宫周刊》和《中国历代帝后像》中朱棣的画像而造。太庙神柏，似有永乐大帝的影子。

外院之北，还有一棵侧柏，亦为明成祖手植。树木多皱，鼓出好些包，疙里疙瘩。径围尤硕，两三个人抱不过来。树冠大，枝丫缠结若伞盖，在天底下撑开。鳞片状的叶子又极繁密，遮出一片浓荫。“柯如青铜根如石”，没个几百年，长不成这样。观其形骨，特具苍古之象，独领众柏之首，可以无愧色。郑振铎说金水桥边白石盘龙华表“活像一位年老者有德、饱历岁月、火气全消的学士大夫”，借过这话，形容眼面前的这棵树，我看也行。此树设下一种“境”，引人在它的近前驻足，智者会深思，诗人会沉吟。晴蓝的天光下，沾了帝王气的老树，朝筒子河西岸鼓斜，阙左门那边，重檐殿顶崇楼白砖石墩台耸出，内设钟鼓的攒尖顶阙亭和通直的廊庑矗立城台之上，飞金的琉璃瓦顶把树身也映亮了。

外院之西，立着九龙柏。这棵侧柏，也是初建太庙时就有的。不知得了什么气，日以繁滋，竟生出九个大的枝，该往哪个方向伸展，各具各种可能性。众枝姿态恣逸，拧着劲盘升，翔龙那般朝向天，其势若飞，遥可千万里，不见一点零落之象。纷乱的树影投在覆着明黄琉璃瓦的红墙上，映出的图案能叫人做出浪漫之想。可是呀，六百年风雨摧折，伤了树的身子，丝瓜筋似的霜皮，缺损大半，裸露

的木质，如骨。我的眼光从它粗实的根部一寸一寸向上移动，很慢，很慢，犹若依着它生长的节奏。时间的波浪漫泻过来，我想到了硅化木。

琉璃门东边，有太子林。谁种的？问人，说是明朝的数代太子。这片树，栽植得很随便，显得乱，真是“不循行距”。无论合祀，无论分祭，对于朝廷仪典，这帮小爷，怕也不加礼敬。

庙里还长着几棵桧柏，比侧柏更为美秀。树形稍圆，虬枝于伸扬中又有收拢，好像大盆景。

跟古柏为伴的，是雪松。一进太庙东门，就能瞅到一株。戟门桥两厢，分设神库、神厨，悬山顶檐角皆被雪松如翼的大枝遮住了。

不管是柏，不管是松，树上都拴着小标牌。牌分两色：红的是明朝的，绿的是清朝的。树龄一望可知。

“松柏之茂，隆冬不衰。”这是古人的吟哦。我进太庙观树，恰逢严节，对诗句所寄之意，殊能领会。百花未开，翠柏长松，不改本来颜色，更不失海浪般的气势。只要有太阳朗照，惊天的雷暴、凌厉的雨鞭，全视若等闲。

无风的时候，树很静，立在那里，不动声色。丛林的生命，是由一粒种子开始的。一棵棵树陷入沉默，仿佛思忆长长的历史。

鸟儿轻快的振翅声，响在寒气围裹的密杈间。

“阳春白日风花香”这句乐府古辞，让我依然牵念春夏的花色与清远的幽馨。紫薇、木槿、卫矛、紫荆、冬青、玉兰、绣球、玉簪、迎春花、太平花、锦带花、月季花、黑心菊、白丁香、珍珠梅、美人梅、榆叶梅、紫叶李、黄刺玫、金银忍冬，红的，黄的，白的，粉的，艳如霞，莹如雪，在太庙各处分出明丽的光色，把人间好景迎来了。

差点儿忘了，还有牡丹呢！九龙柏跟前的道旁，全是。时节一到，都开了，那叫一个俏！足可花中争魁。

筒子河边的那棵紫藤，盛绽时，架上缀满花朵，宛如蝴蝶的彩翅，轻风一吹，千百精灵便翩然飞舞了。徐蔚南写过紫藤花，他的眼里，这些花简直就如一群欢乐的孩子，在带着甜味的空气里，一块儿笑着，歌唱着，停不住。青春的气息从鲜花的神情上散发出来。他把紫藤花写活了。

这样的树，这样的花，到了建筑师手里，则改换一种方式在大地上存在。太庙之筑，包蕴沉香木的梁柱，金丝楠木制作的构件，哪里少得了树木之功？

明清皇帝，岁时致祀。“时享”“禘祭”和“告祭”多在享殿。此座大殿，高矗三层汉白玉须弥座式台基上，细琢琢的护栏围匝其下。望柱横列，云纹舒卷，龙翔凤翥。阳光射在台子上，每块方砖都灿灿地亮着，虽则砖面被历世人踩出浅浅的坑，不再平

滑。身临，我的目光先叫檐柱之间的龙枋心夺了去。游龙跃金，锦纹花卉来添一抹青绿。卷涡纹花瓣，线条盘绕缠络，犹似漾动的清波，古老的花在清波中向阳绽放，欣然有新机。

这般曼妙的花姿，这般鲜丽的花色，超越自然状态的真实，进入更高级的形态——艺术的真实。画工们有自己的美学语言。

装饰性极强的旋子彩画，把明间上斗子匾的气韵衬得更足。这块匾，边框斜出，浮雕的九条云龙拱环拱匾心，以满汉文题写的“太庙”二字，依着蓝色的衬底放出金光，额枋上的一朵朵花，愈艳了。

中国古代建筑，用木不用石，遂致天下之木，所耗巨矣。享殿内，撑着梁架的数列大柱，尽为金丝楠木。有一根，十多米高，千钧之重，似可一日支承。新近读晚清薛福成使欧日记，知他曾为之感喟，其意是：明代营造官殿，多从黔楚川滇诸省采伐林木，到了现今，深叹无法再获取巨木材，恐怕数百年后，南方各省的木材，将采伐光了。薛氏所发危言，洵足谨记。入太庙，我的所获，也就深了一层。

“今朝花树下，不觉恋年光。”王勃的《春游》之句，让垂老的我在太庙的树影前低回不去。我来时冬未尽，冷天里的群芳，有的寂寞地直立，有的悄默地伏卧，虽则枝头尚空，可我觉得，它们跟我一样，殷殷地盼春来。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曾经的古福，家家有绣绷，户户有绣娘。游客至此，可以拈起针线、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下，体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柔情，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作匆促生活里久违的闲散与松弛。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惫与喧嚣，远离了纠结与急躁，心越

同属相，却又不是常见的生肖图案，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几何纹路，别有韵味。这是一位母亲为女儿和儿子设计的，独此一份，市面上根本见不到同款。如今姐弟俩长大了，曾经穿在脚上的婴儿鞋被摆在了展柜里，让人感叹真是有福气的脚丫。

记得我女儿三个月时，也曾获赠两双绣花鞋。女儿长大后，许多衣服玩具被我送给亲友以物尽其用，可是这两双绣花鞋我一直珍惜地收在抽屉里。鞋子布面，布底，一双黄色的绣菊花，一双红色的绣牡丹，是我那不识字的婆婆凭着记忆，自己用铅笔在白纸上描画“花样子”，再把白纸缝到布料上绣成的。最简单的平针绣，针线针线都是心甘情愿耗费的精力与时间，是长辈对新生命到来的喜悦与尊重。每一个新生命都值得这样被爱。想当年，婆婆小时候得到过自己母亲、姨母姑母、奶奶外婆亲手做的针线鞋，家族亲情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。

“轻绣森林”的名字是可爱的。百余亩林木几乎把空气污染，精细雅洁的苏绣作品摆满展厅，有花鸟风景，也有衫袍鞋帽，别致的是两双小鞋子，花纹极其独特，分别寓意不

太湖之春，山温水软，处处皆青绿。湖岸小山沿着淡蓝天际划出的柔和半圆是青黛色，茸茸野草经历冬霜的侵袭变成淡黄底子泛出浅绿的秋香色，满山桂花树橘子的叶子绿得莹莹，东一丛西一簇的竹林绿得苍劲。近岸湖水因明澈而清浅，远处湖心又因群山倒影而幽深，湖水从浅碧逐渐渐成靛青。

一切都是可爱的。叶，草，湖，山，各有各的好。姑苏城外的古镇光福，果然是“光天福地”。

走进轻绣森林农庄，门口的院子是可爱的。高处的乔木低处的灌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层次，树木无论大小，皆身影婀娜可以入画，枝条的伸展颇讲究，禁得起推敲。圆形水池里铺满白色碎石子，制造出枯山水画面，宁静，安详。所有细节都出自老园艺师的精心设计。没有翻封闭式院墙，只围了一圈整齐的原木色篱笆，营造出浓郁的田园风味。篱笆起着隔断的作用，仿佛一扇巨大的屏风，隔断墙外菜园。透过篱笆的稀疏缝隙，看得见墙外的苏州青一朵一朵，绿得发黑，叶片圆肥。远处的黛色山影横在蓝色天际，仿佛是院子天然背景。院子明明不大，可是因为曲折，因为高低错落的树，因为外面无限宽广的清丽背景，反而有种庭院深深几许的错觉。这是巧妙地用了古典造园的借景之术。

洞里村的名字是可爱的，且有典故。光福多山，此村临近卧龙、铜井两山。两山相峙，中间形成一条山洞，即光福诸山中最长最有气势的山洞——惊鱼洞，长达数里，两山之水皆由此奔流太湖。每当春夏雨季，山

来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曾经的古福，家家有绣绷，户户有绣娘。游客至此，可以拈起针线、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下，体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柔情，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作匆促生活里久违的闲散与松弛。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惫与喧嚣，远离了纠结与急躁，心越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春天，蜀地山水如晕染般变绿，与友人相约到蒙顶山采茶。绿水青山，若隐若现。远眺，春山如黛，层峦叠嶂；近观，陌上春茶，吐露嫩芽。春日诗意，奔赴眼前。

春季第一抹新绿，吸大地雨露，在深绿色中挺立着淡绿、鹅黄嫩芽。蒙山春茶，须采明前新出的一两片嫩芽。身着藏青衣的农妇，腰上系着金黄竹篓，素手在绣花针般细密的嫩芽上飞舞，如白蝶跳跃枝头，如抽丝般飞速捻起细密密的线头。指尖轻轻拈起茶叶，向上一提，便将其收入掌心。农妇一再叮嘱，嫩芽要向上捻起，如用手指掐，制出的茶叶梗便会发黑，影响成色。

采茶后是制茶。偌大的制茶车间排列着一排排炒茶大锅，大锅旁围着叽叽喳喳的各路游客，将车间挤得水泄不通，人声鼎沸。铁锅微烫，锅里覆着一层薄薄的白毫。我们正要白毫扫除，制茶师傅说，这是嫩芽上的芽毫，是一锅炒茶剩下的好东西、精华。才早上9时，我们已是第二批制茶人。第一批游客昨天就已入住，天未亮便和采茶工人一道采茶、制茶了。

茶师将我们采摘的一篓篓嫩芽倒入渐渐发烫的铁锅，宽厚的手掌在大锅里揉搓抓捏、平铺撒扫。他好像将全身力道都汇入双掌，在锅中打起了太极。明前茶芽娇叶嫩，制茶的火候、时间尤为关键。我们试着向他学习，铁锅渐烫，手无意间碰到锅底，烫得跳起老高，于是手下慌乱，忽高忽低，好似猫在刨沙，毫无茶师浑然一体的力度和劲道。

锅底变得黑里微微透红，越来越烫。嫩芽由淡绿、碧绿、青翠、深翠、青黛缓缓变深，慢慢卷起，茶香自锅底升腾，渐渐浓郁，像春天越发热情的怀抱，散发着春天浓郁的气息。茶师将茶叶捞起，如揉面般搓揉。几番搓揉后，一篓篓倒入锅中的嫩绿便蜷缩成掌中的一坨坨青黛。茶师将茶叶平铺在茶篓中，开始晾晒，曲卷的茶叶伴着清香舒展、蔓延。

一个高瘦身影穿过人群向我们走来，他是去年接待我们的茶山老板。春寒料峭，他却只穿着单衣，袖子撸得老高，额上有点汗珠。他伸手和我们握手，见手上有一层白茸茸的茶毫，赶紧将手缩回去在身上擦了擦。他说，今年太忙，客人比疫情前翻番，一早已接待了十几个团队。

忆及去年此时，他陪着我们炒茶、聊天。茶农常说：“茶叶是个时辰草，早采三天是个宝，迟采三天变成草。”蒙顶茶有三贵：一贵早，二贵嫩，三贵勤。一到茶季，茶农像打仗一样，争分夺秒。茶没长出来，愁；茶长出来了，采不及，也愁；制好卖不出

去，更愁。他叹了口气，说茶农不易，作为茶农之子，他儿时常听父母长吁短叹，年少便识愁滋味。

他家中中光是这几年才变的。每到炒茶季，会有大批游客来到这里踏青采茶，游茶山、走茶道、赏茶园、吃茶餐、购茶礼、听茶史、做茶艺、学茶识、观茶艺、品茶香。售茶成了他家茶产业中的最后一环。他和家人再也不急，从立春至龙抬头、惊蛰，从春分至清明、谷雨，从立夏到芒种、夏至，各时节均有精彩。他开玩笑说，现在愁的是人太多，从春节开始，便忙得停不下来，最近又新招了一些人手，生怕远来的游客失望。

“我这茶山上的民宿早预订满了，还加了一片帐篷露营地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一排排深绿色的帐篷和茶山融为一体。帐篷搭在茶垄上，拉开帐篷，跳下茶垄就可采茶。夜里在星空下围炉煮茶，坐在矮竹椅上，烤土豆、新笋、鸡鸣。春笋从封闭一冬的土中冒出尖头，竹篮、竹篓、竹筛、竹簸箕、竹篱、皓月当空，人在草木间，伴着虫鸣，炒茶的干香、茶汤的润香、茶树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。三五好友边品茶边闲聊，温暖惬意。研学的小伙伴们也可全程参与采茶、制茶、观测茶山生态。

午餐就地取材，以茶为菜，配上当季的春笋、椿芽、鲜胡豆。老板亲手端上一盘菜，大声地推荐：“这是新菜‘东坡围炉’。”名字响亮。东坡文化线上流行的围炉煮茶，碧绿的茶叶点缀在红彤彤、油亮亮的东坡肉上，如红丝绒托出的翡翠粒，对比强烈，新鲜有趣，让人莞尔。

泡上一杯亲手炒制的春茶，银针在氤氲着热气的玻璃杯中根根竖立，起伏伏伏，将清泉染成青绿。叶片在水中翻滚、舒展，在氤氲后绽放出勃勃生机，涌动着春的气息。

一叶知春，只此青绿。

桃花潮汛

“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”春天，我喜欢仰头看云。那一抹抹烟青色的云儿，宛如蘸了水墨的毛笔在宣纸上轻轻拖过，湿意淋漓。

当云儿变浓，雨就下来了！那雨，细细密密，轻轻盈盈，从天空洒下，落在身上，宛如中医里的针灸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，将古老的基因激活。好想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，干脆，撑一把油纸伞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漫步雨中。

雨落成珠，在家家户户的黛瓦上弹跳，飞溅水雾，又沿着瓦槽一路泻下，宛若小瀑，汇聚成一口池塘。“欲验春来多少雨，野塘漫水可回舟。”池水一旦涨满，便在春草的欣欣摇曳间，于野禽的婉转啼鸣中，漫向沟渠，直奔河流，与更多的春水融在一起，形成一年一度的潮汛。

看春汛，最好在渡口。故乡有一处古渡，历经千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曾经的繁华复归于平静，唯有夹岸的一树桃花，年年春天红红火火，热烈又寂寞。

水到了这里，沉静、舒缓、如碧。河面似乎起了一层薄薄的青烟，如低云、似薄雾，若淡霞。寂静中，唯见桃花缓缓而落，缤纷，浪漫，又凄清。潮润的空气里飘荡着花香，是那么的洁净，那么的馥郁，那么的沁人。

偶来一阵风，夹岸桃花簌簌飘下，打着旋儿，风情万种，宛如下了一场无限凄美的红雨，与春雨缠绵为一体，坠在河面，有一种“水面风回聚落花”的唐韵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它们随水漂去，消失在远方，又有一种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宋意。

“春阴垂野草青青，时有幽花一

来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曾经的古福，家家有绣绷，户户有绣娘。游客至此，可以拈起针线、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下，体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柔情，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作匆促生活里久违的闲散与松弛。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惫与喧嚣，远离了纠结与急躁，心越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## 蒙山春茶 只此青绿

□ 田禾



去，更愁。他叹了口气，说茶农不易，作为茶农之子，他儿时常听父母长吁短叹，年少便识愁滋味。

他家中中光是这几年才变的。每到炒茶季，会有大批游客来到这里踏青采茶，游茶山、走茶道、赏茶园、吃茶餐、购茶礼、听茶史、做茶艺、学茶识、观茶艺、品茶香。售茶成了他家茶产业中的最后一环。他和家人再也不急，从立春至龙抬头、惊蛰，从春分至清明、谷雨，从立夏到芒种、夏至，各时节均有精彩。他开玩笑说，现在愁的是人太多，从春节开始，便忙得停不下来，最近又新招了一些人手，生怕远来的游客失望。

“我这茶山上的民宿早预订满了，还加了一片帐篷露营地。”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只见一排排深绿色的帐篷和茶山融为一体。帐篷搭在茶垄上，拉开帐篷，跳下茶垄就可采茶。夜里在星空下围炉煮茶，坐在矮竹椅上，烤土豆、新笋、鸡鸣。春笋从封闭一冬的土中冒出尖头，竹篮、竹篓、竹筛、竹簸箕、竹篱、皓月当空，人在草木间，伴着虫鸣，炒茶的干香、茶汤的润香、茶树的清香弥漫在空气中。三五好友边品茶边闲聊，温暖惬意。研学的小伙伴们也可全程参与采茶、制茶、观测茶山生态。

午餐就地取材，以茶为菜，配上当季的春笋、椿芽、鲜胡豆。老板亲手端上一盘菜，大声地推荐：“这是新菜‘东坡围炉’。”名字响亮。东坡文化线上流行的围炉煮茶，碧绿的茶叶点缀在红彤彤、油亮亮的东坡肉上，如红丝绒托出的翡翠粒，对比强烈，新鲜有趣，让人莞尔。

泡上一杯亲手炒制的春茶，银针在氤氲着热气的玻璃杯中根根竖立，起伏伏伏，将清泉染成青绿。叶片在水中翻滚、舒展，在氤氲后绽放出勃勃生机，涌动着春的气息。

一叶知春，只此青绿。

桃花潮汛

“云青青兮欲雨，水澹澹兮生烟。”春天，我喜欢仰头看云。那一抹抹烟青色的云儿，宛如蘸了水墨的毛笔在宣纸上轻轻拖过，湿意淋漓。

当云儿变浓，雨就下来了！那雨，细细密密，轻轻盈盈，从天空洒下，落在身上，宛如中医里的针灸，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熨帖，将古老的基因激活。好想与大自然来一次亲密接触，干脆，撑一把油纸伞，自由自在，无拘无束，漫步雨中。

雨落成珠，在家家户户的黛瓦上弹跳，飞溅水雾，又沿着瓦槽一路泻下，宛若小瀑，汇聚成一口池塘。“欲验春来多少雨，野塘漫水可回舟。”池水一旦涨满，便在春草的欣欣摇曳间，于野禽的婉转啼鸣中，漫向沟渠，直奔河流，与更多的春水融在一起，形成一年一度的潮汛。

看春汛，最好在渡口。故乡有一处古渡，历经千载。随着岁月流逝，曾经的繁华复归于平静，唯有夹岸的一树桃花，年年春天红红火火，热烈又寂寞。

水到了这里，沉静、舒缓、如碧。河面似乎起了一层薄薄的青烟，如低云、似薄雾，若淡霞。寂静中，唯见桃花缓缓而落，缤纷，浪漫，又凄清。潮润的空气里飘荡着花香，是那么的洁净，那么的馥郁，那么的沁人。

偶来一阵风，夹岸桃花簌簌飘下，打着旋儿，风情万种，宛如下了一场无限凄美的红雨，与春雨缠绵为一体，坠在河面，有一种“水面风回聚落花”的唐韵。不一会儿工夫，它们随水漂去，消失在远方，又有一种“花自飘零水自流”的宋意。

“春阴垂野草青青，时有幽花一

来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曾经的古福，家家有绣绷，户户有绣娘。游客至此，可以拈起针线、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下，体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柔情，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作匆促生活里久违的闲散与松弛。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惫与喧嚣，远离了纠结与急躁，心越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

如果带着孩子一起来呢？当然更好了。刺绣体验工作已经做好前期准备，孩子坐下来，短时间内就能够绣完一幅作品。丝线穿进针眼的刹那专注，绣花针往复循环的耐心，眼睛手指的协调配合，都能给孩子提供很好的学习和锻炼。看着一朵花在自已手下渐渐成形，这是多么大的成就感。将自己亲手绣的许多小香囊、小团扇带回家展示给亲友同学，又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。

暮色降临，入住卧龙泉西面小巷里的配套民宿。民宿是村里老房子改造的，房间层高比城里的房子明显高得多，因此感觉宽敞舒朗。老房子留下的各色长凳方桌油漆黯淡，款式旧，却都是结结实实的好木头，实在舍不得丢掉，怎么办？那就统统穿上“外套”吧，布料是和农庄整体风格协调的秋香色弹性材质。“老古董”们立刻化身现代坐具，既漂亮，又舒适。

一楼客厅悬挂各色绣品，楼上楼下四套房间可以同时容纳四户家庭入住。主人以绣娘的精细，仔细打理房间的每一处细节，窗帘、被罩、被单、沙发，依然是蓝绿清新色调，墙纸的花纹酷似画家梵高的油画兰花。睡在这样的房间里，听着不远处太湖的隐隐波涛，回忆着白天的森林唱游、玲珑刺绣，晚上会做一个兰花轻绽、淡香幽幽的美梦吧？

曾经的古福，家家有绣绷，户户有绣娘。游客至此，可以拈起针线、捧起绣绷，在当地绣娘手把手的教导下，体验“针线闲拈伴伊坐”的柔情，体验“玲珑绣扇花藏语”的雅趣，体验平常日子里潜藏的诗意，体验紧张工作匆促生活里久违的闲散与松弛。针线起起落落，渐渐忘记了职场的疲惫与喧嚣，远离了纠结与急躁，心越

来越平静，像一株纤细的水草在涓涓水流间越来越舒展，像一尾小鱼游向大海更幽邃的深处。阳光暖暖的，风儿轻轻掠过窗外的树梢，远处山间传来几声清脆的鸟啼。一针温碗，一线安详，一针一线的，就这样把自己绣进唐宋词，绣成巧笑倩兮的好模样。